

小儿推拿名词术语标准化现状与思考

王艳国¹,陈昊²,任凤蛟¹,荣孟颖²,付士芳¹

(1.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天津 300150;2.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1617)

摘要:小儿推拿作为中医传统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儿童疾病预防和治疗中展现出独特作用,但其穴位和手法术语多样,以上名词术语国家标准有待完善,影响小儿推拿的学科整体发展。因此,亟需开展小儿推拿名词术语标准化建设。从小儿推拿名词术语标准化的现状分析、术语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性及建议3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促进小儿推拿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发展。

关键词:小儿推拿;标准化;名词术语;术语建设

中图分类号:R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25)12-0001-04

Current Status and Thinking of Standardization of Pediatric Tuina Terminology

WANG Yanguo¹, CHEN Hao², REN Fengjiao¹, RONG Mengying², FU Shifang¹

(1.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50, China;

2. Tianji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1617,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ediatric Tuina plays a unique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s diseases. However, the terminology for acupoints and techniques are diverse, and 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the above terms need to be improved, which affect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pediatric Tuina.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ediatric Tuina terminology.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diatric Tuina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scientific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pediatric Tuina.

Keywords: pediatric Tuina; standardization; terminology; terminology construction

小儿推拿是中医外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汉代的《五十二病方》中就有用小儿推拿法治疗儿童惊风抽搐等疾病的记载,到明代中后期,《小儿按摩经》《小儿推拿秘旨》《小儿推拿秘诀》等多部小儿推拿专著的相继问世,标志着小儿推拿学科理论实践体系的正式形成^[1]。经过400多年的传承发展,小儿推拿理论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治疗病种不断扩大,据统计小儿推拿可治疗15类170种儿科疾病^[2],并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小儿推拿流派^[3]。儿童健康关乎民族未来,是健康中国建设和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

划》等文件^[4-5]明确指出鼓励各级医疗机构积极应用小儿推拿等中医药适宜技术,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儿童预防保健和疾病诊疗中的独特作用。

在小儿推拿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术语标准化问题逐渐显露出其重要性。邹晓平认为,术语语言的正确性包括术语的单一性,要求一个术语只表达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只用一个术语表达^[6]。在技术术语中如违反这一原则可能导致严重的误解。目前小儿推拿学科名词术语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尽管现有教材和研究文献中对小儿推拿的手法、穴位及适应证进行了详细描述,但由于部分术语的不统一,导致小儿推拿在教学、临床、科研中面临诸多困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学科整体发展^[7-9]。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小儿推拿名词术语标准化的必要性,分析当前术语使用中的主要问题。通过系统梳理小儿推拿术语的现状,提出小儿推拿名词术语标准化建设的对策,以期小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2374609);全国科技名词委科研项目(YB2022012);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重点项目(2022ZD049);津门医学英才项目(天津市第二批卫生健康行业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工程)(TJSJMYXYC-D2-019)

作者简介:王艳国(1973-),男,山东德州人,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医儿童康复临床和基础。

儿推拿的规范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小儿推拿名词术语标准化的现状分析

1.1 术语体系标准不完善

尽管小儿推拿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术语标准化建设滞后,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虽然在推行中医药标准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针对小儿推拿术语这一细分领域尚未出台系统性标准。已发布的有关小儿推拿术语标准仅1项,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全国中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的现行《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第3部分治法》(GB/T 1675.3-2023),其中在“5 疗法类术语”只对“5.2.1 小儿推拿疗法(小儿按摩疗法)”和“5.2.10 捏脊疗法(小儿捏脊疗法、捏积疗法)”两个术语进行了规范^[10]。2004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的《中医药学名词》和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西太区)颁布的《WHO 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均未收录小儿推拿名词^[11-12]。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机构陆续出台了一些关于小儿推拿手法操作的规范性文件,但多侧重于手法操作技术,对穴位名称和手法术语的统一定义并不全面。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技术操作规范儿科第4部分:小儿推拿疗法(GB/Z 40893.4-2021)》对于小儿推拿的操作步骤、注意事项等进行了规范,但在常用穴位部分并未将“同穴异名”等情况进行规范,手法部分亦不完善^[13]。同样的,包括HQCC中国小儿推拿标准化建设与认证委员会(医疗质量认证委员会,Healthcare Quality Certification Committee)《小儿推拿健康服务规范》,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少儿推拿》等仅规范部分术语^[14],未能全面收录本学科基本知识、手法、穴位等术语。虽然现有的规范性文件在推动小儿推拿的标准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医师的推拿操作有了较为统一的规范指引,但不同医师、流派和地区在术语使用上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要进一步推动小儿推拿的行业规范化,名词术语的标准化是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1.2 穴位术语的多样性

穴位是小儿推拿疗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尤其特定穴理论,是小儿推拿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标志。由于历史传承、地域差异和学派分化等原因,当前小儿推拿穴位术语主要存在“同穴异名”“同穴异位”和“同名异穴”3种现象。“同穴异名”代表同一穴位名称不同。《中国小儿推拿学》^[15]中记载“八卦穴”有“手掌八穴”“内八方”“内八卦”共4个穴名,刘明军《小儿推拿学》记载“二人上马”有“二马”“上马”共3个穴名^[16],曹仁发《中医推拿学》^[17]记载“劳宫”有“内劳宫”“内劳”“内牢宫”“内牢”共4个穴名。“同穴异位”表示同名穴位定位不同,如大肠穴定位共有食指桡侧缘、食指第一节、食指第二节、食指正面等8种^[18]。脾经穴的定位有2种^[15],分别是拇指末节螺纹面或拇指指尖至指根桡侧缘,由此出现2种不同的清补脾经穴的操作手法。“同名异穴”意为穴名相同,但位置主治

各异,如同名的阳池穴,既可代表手少阳三焦经原穴,也可代表小儿推拿特定穴腕阴阳的阳池,也可如《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推拿学》^[19]记载,代表“(腕)阳池”或“(臂)阳池”。有研究表明^[20],小儿推拿上肢穴位有38个穴位具有“同穴异名”现象,有20个穴位有“同穴异位”现象,4个穴位具有“同名异穴”现象。

除上述情况外,包括特定穴在内的小儿推拿常用穴位数量各家论述也并不一致。俞大方主编的《推拿学》^[21]介绍小儿推拿常用的穴位及特定穴82个,其中小儿推拿特定穴45个;《中国小儿推拿学》^[15]记载穴位94个;曹仁发主编的《中医推拿学》^[17]记载小儿推拿常用穴位65个;金义成主编的《小儿推拿》^[18]论述穴位最多,达到157个。《中医技术操作规范儿科第4部分:小儿推拿疗法(GB/Z 40893.4-2021)》记载常用穴位51个,其中特定穴28个^[13]。有研究检索文献后认为小儿推拿穴位共179个,其中特定穴共116个^[20]。

由此可见不同类教材和著作中对小儿推拿穴位的数量、定位以及操作方式的描述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穴位术语规范亟需完善。

1.3 手法术语的多样性

手法是小儿推拿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穴位术语类似,小儿推拿的手法术语也呈现出多样化和不统一的现象。

小儿推拿手法术语内容多样,有推、拿、按、摩、掐、运、搓、摇、揉、捏等多种单式手法,也有多穴位多手法组合程序的复式手法,如“凤凰展翅”“黄蜂入洞”“二龙戏珠”等,每一种手法都有其特定的操作程序和适应证。就单式手法而言,存在着手法操作标准、规范,以及临床应用不一致的问题。就复式手法而言,存在着命名、操作、功效不同的情况,即“同名异法”现象^[22]。丁季峰《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推拿学》^[19]论述了28种复式手法操作,其中记载“水底捞月”又称“水底捞明月”“水里捞明月”“水中捞月”,共5种操作方法。王之虹等在《中国推拿大成》^[23]共论述33种复式手法操作,并记载“水底捞月”6种不同操作方法。其他如金义成《小儿推拿》^[18]《中国小儿推拿学》^[15]、任志远《实用小儿推拿》^[24]等著作也记载了部分具有一种以上操作的复式手法。

廖军^[25]通过整理文献认为,常用复式手法共32种,有2种以上操作占56.2%,4种以上操作占28.1%,6种以上操作占9.3%,表明同名异法现象在小儿推拿复式手法中非常普遍。现行《中医技术操作规范儿科第4部分:小儿推拿疗法(GB/Z 40893.4-2021)》介绍了11种单式手法和10种复式手法的操作^[13],从数量上看,现行的操作规范涵盖手法的数量明显不足,其次现行标准仅就穴位定位、一般操作进行了规范,并未表述如何补泻,也未注明复式手法功效,影响进一步的临床应用。

手法术语的不一致还导致以下问题:在教学方面,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不同的教材和流派,常常难以形成统一的认知框架,导致初学者在实践中混淆操作手法,影响治疗效果;在

学术研究中,不同研究者可能在描述相同手法时使用了不同的名称,加大了研究成果间比较和整合的难度,影响数据整合和疗效分析。因此进行术语标准化已成为推动本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需求。

2 小儿推拿术语标准化的重要意义

2.1 规范临床实践

近年来,小儿推拿的疗效与科学价值逐渐被现代研究证实,其疗效的关键在于穴位与手法的辨证结合。在临床实践中,穴位定位通常根据古代医学文献和长期的临床经验总结而来,但目前穴位定位与操作手法多样。通过规范名词术语,可以有效区分不同的穴位、手法,避免混淆错误,确保不同医师在治疗时能够遵循统一的标准,从而提高疗效,有助于确立小儿推拿的科学地位。通过明确各种手法的操作细节和适应证,有助于行业管理和监管,确保推拿服务质量,避免不当操作,减少治疗风险,提高治疗专业水平,确保患儿安全,也增强家长对治疗的信任感,从而提升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13]。

2.2 规范教学提高质量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我国小儿推拿医疗和保健服务需求量逐年攀升,中医院校、中医院等机构开展了包括课堂教学、继续教育、临床带教等多层次的小儿推拿教学活动,以满足社会对小儿推拿专业人才的需求。通过规范教材、提高教学质量和推广科普知识,可以更好地培养专业人才。迄今有《小儿推拿学》国家规划教材、创新教材等多个版本教科书供学生使用。如前文所述,文献收录的小儿推拿术语种类和定义不尽相同,这给教学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规范化的术语是提升教材编写质量的基础,能够使教材编写更为标准化,也便于教材的更新修订,确保教材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同时,统一规范的术语有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传达清晰、准确的信息,确保不同层次学生理解并掌握规范的小儿推拿的方法与技巧,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此外,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为小儿推拿领域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共同语言基础,有助于不同地区、院校之间教师和学生进行有效沟通,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碰撞和知识的传播。

2.3 推动高质量科学研究

小儿推拿在优势病种机制及疗效研究方面有诸多成果^[3],但由于术语概念界定不清,小儿推拿科研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该学科研究环节存在推拿刺激参数模糊,量效关系不明确的问题。手法刺激量的量化评价难以实现是小儿推拿规范化发展和推广的瓶颈。而目前术语规范化工作尚不健全,极大影响了研究方法的科学制定以及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

规范化的术语是小儿推拿科学研究的基石,有助于研究者设计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案,使研究结果更具可比性,能够进行有效的数据分析和结果解释,便于进行临床试验和疗效评估。同时可以将小儿推拿疗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建立手法量化数据库,使传统的小儿推拿手法可视化,推动小儿推拿手法

“量-效关系”的研究,规范刺激量设定,提高可复制性,使小儿推拿摆脱单纯的经验化模式,走上量化规范的科学道路,进一步加速小儿推拿疗效与机制研究的标准化^[26]。

2.4 促进国际交流

小儿推拿术语规范化有利于在国际层面上进行信息的有效转移,减少文化差异导致翻译出现不必要的质疑与曲解,扩大小儿推拿学在全球的传播与影响力,但1999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的《中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项目中尚未列入小儿推拿方面的英译内容^[27]。为满足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需求,促进小儿推拿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让小儿推拿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亟需规范小儿推拿术语,推进其国际化进程。

3 小儿推拿名词术语标准化建设的对策

3.1 成立专业委员会,指导术语标准化建设工作

依托国家有关机构,成立小儿推拿术语标准化专业委员会,制定和推广标准化术语并组织学术交流和研究,确保术语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具体通过以下3个方面开展相关工作:

(1)组建由小儿推拿专家、术语学专家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设立专项课题,共同开展研究工作,通过多学科合作,制定更全面的小儿推拿术语方案。

(2)定期举办应用推广培训班、标准化术语研讨会和讲座,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和讨论,提高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对小儿推拿标准化术语认可度和接受度。

(3)组织专家对小儿推拿术语制定统一的英译策略,保留中医的文化特色并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对相关术语进行标准化翻译,形成标准化的英文术语库,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小儿推拿的国际化。

3.2 制定小儿推拿标准化术语规范

依托小儿推拿术语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由研究团队制定小儿推拿标准化术语方案,可分以下步骤进行。

3.2.1 针对学科特点,划定标准化术语范围 小儿推拿术语建设包括4个大类,分别是疾病、证候、穴位与手术术语。其中疾病与证候术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6751.1-2023)—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第1部分:疾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6751.2-2021)—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第2部分:证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42467.7-2023)—中医临床名词术语第7部分:儿科学》中已有规范,涵盖了中医儿科临床中常见的疾病和证候术语,为小儿推拿术语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研究基础。而穴位和操作手术术语如前文所述,不同教材和文献中存在差异,临床应用也缺乏统一的操作规范。因此,在进行小儿推拿术语建设时,应重点考虑穴位与操作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在确定穴位术语时要统一穴位名称、定位方法、功效描述等,使得小儿推拿医师能够准确定位到相应穴位。划分手术术语时要明确各种推拿手法的名称、操作步骤、力度、频率、功效等,确保术语的准确性、可操作性和疗效一致性。在划定术语范围时需充分考虑不同地域、流派的差异,在标准化术语中体现共性与特色。

同时参考现有的国家标准和规范,确保术语的准确性和实用性,为小儿推拿的临床实践、教学、科研以及国际交流提供有力支持。

3.2.2 系统梳理文献,建立术语数据库 通过深入研究古籍与现代文献,对古今中医专家的经验进行充分地搜集和整理,包括但不限于自明清以来的小儿推拿专著以及现代的中医教材和研究论文。现代文献提取发表年份、题目、发表期刊、研究类型、疾病、选穴、穴位定义、操作手法等信息;中医古籍提取古籍名称、年代、条文内容、疾病、小儿推拿穴位及操作等内容。全面梳理提取的数据,对小儿推拿穴位的“同穴异名”“同名异穴”“同穴异位”等现象,以及小儿推拿手法“同名异法”的情况进行归纳总结,最终将资料汇聚成为小儿推拿术语数据库。

3.2.3 组织专家论证,形成最终方案 联合小儿推拿研究领域的专家,组建专家小组。结合循证医学原理,在古籍与文献梳理的工作基础上,制定调查问卷。结合小儿推拿真实世界的临床实践数据,以专家独立接受函询和反馈意见的调查模式征求行业内著名专家的意见^[28],形成对小儿推拿术语标准化的具体建议,确定穴位术语的范畴,对术语进行提炼,形成标准化术语体系。通过专家论证,可以确保术语标准化的过程科学合理,识别和解决术语使用中的模糊和矛盾问题,从而提高术语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有助于在不同领域和专业之间达成共识,为相关的教育和研究提供指导,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

4 总结

当前,小儿推拿领域内存在术语体系标准不完善、穴位术语和手法术语的多样性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临床实践的规范化,也阻碍了本学科的科学发展。术语规范化的建立,有助于提升小儿推拿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使得从业人员能够在统一的标准下进行学习和实践,进而提高推拿技术的效果和安全性。此外,规范的术语体系将促进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的融合,推动小儿推拿行业的健康发展。为实现术语的标准化,我们应积极探索和制定相应的规范,鼓励行业内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形成广泛的共识与协作。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共享的术语数据库,推动术语的动态更新和广泛应用。

综上所述,小儿推拿名词术语的规范化建设不仅是提升行业整体水平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小儿推拿科学化、标准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希望通过本文的深入探讨,能够为今后的相关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参考文献

[1] 李燕宁,杨配力,吴金勇. 小儿推拿发展史略[J]. 北京中医药, 2009, 28(2): 142-144.

[2] 李泓涛. 现代小儿推拿病谱研究[D]. 天津:天津中医药大学, 2021.

[3] 安静,曹锐. 小儿推拿学学术特点及研究现状[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31(4): 868-870.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 关于印发推进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工作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EB/OL]. (2021-04-29). <http://yzs.satcm.gov.cn/zhengcewenjian/2021-04-29/21627.html>.

[5]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 (2022-03-29).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29/content_5682255.htm.

[6] 邹晓平. 谈谈中医术语的标准化及国际统一问题[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3(5): 26-28, 30.

[7] 唐乐平,邵湘宁,李雪,等. 小儿推拿发展现状及前景思考[J]. 中医药导报, 2019, 25(7): 77-80.

[8] 王脐橙. 我国小儿推拿发展现状及前景思考[J]. 中医药导报, 2019, 25(7): 77-80.

[9] 魏鑫. 小儿推拿现状及研究方向思考[J]. 光明中医, 2009, 24(3): 492-493.

[10]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福建中医药大学,等.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 第3部分:治法[S].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3: 236

[11]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 WHO 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S]. 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

[12]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中医药学名词[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13]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小儿推拿[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8.

[14]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少儿推拿[S].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8.

[15] 张素芳. 中国小儿推拿学[M]. 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1992.

[16] 刘明军,王金贵. 小儿推拿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17] 曹仁发. 中医推拿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18] 金义成. 小儿推拿[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8.

[19] 丁季峰.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推拿学[M]. 北京: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1987.

[20] 于娟. 中医小儿推拿穴位初探[J]. 中医文献杂志, 2009, 27(1): 13-5.

[21] 俞大方. 推拿学[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22] 廖军,徐腾,林丽莉,等. 小儿推拿复式操作手法“同名异法”现象探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0, 16(12): 1153-1154.

[23] 王之虹,严隽陶. 中国推拿大成-2版[M]. 长春:长春出版社, 1994.

[24] 任现志. 实用小儿推拿[M]. 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8.

[25] 廖军. 常用小儿推拿复式操作手法的整理研究[M]. 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4.

[26] 林家华,何素,何炎坤,等. 小儿推拿治疗效应研究现状思考及改进思路[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1, 45(8): 925-929.

[27] 叶晓,葛滢菲,陈云慧. 小儿推拿穴名英译规范化浅析[J]. 浙江中医杂志, 2006(10): 608-960.

[28] 谢琪,刘亮亮,曹馨宇,等. 中医临床常用术语的本体构建技术探讨[J]. 中医杂志, 2016, 57(11): 919-923, 937.